

资治通鉴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桂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六

起著雍敦牂盡旃  
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討公孫淵也留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議臣也諸葛亮死乃敢召之遠畧將即亮翻議臣議之臣也議臣當時謀帝曰四千

里征伐

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

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

當稍計役費也

當作

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

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

遼東

遼水坐守襄平此成禽耳

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

帝曰然則

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

量音良

乃豫有所

割棄此旣非淵所及又謂軍往孤遠

言孤軍遠征也

不能支

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

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

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

使欲報張彌許晏之忿也事見七十二

羊衛曰

衛古道字

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

之遣奇兵潛往要其成

要一  
送翻

若魏伐不克而我軍

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

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

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

簡書

左傳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

必與弟同休戚

淵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兄

弟之國故權因

而稱之爲弟

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

此晉史臣爲此語目權必無此

言爲于  
僞翻

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

濟曰彼知官備已固

魏晉之間謂

利不可得深入則

國家爲官

非力所及淺入田旁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亦謂斬張彌許晏也今所以

外揚此聲者謗其行人謗古尤翻詆也疑之於我我之不克

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

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爲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

帝問吏部尚書

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

處昌呂翻帝不能用

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孟翻行下亮

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

月癸卯以韓暨爲司徒 漢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

妹也立王貴人子璿爲皇太子

璿旬  
緣翻

瑤爲安定王大

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書郎

郤正

東漢以馬融爲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祕書郎蓋自融始好呼到翻下同

正曰

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

隘古解翻

接待羣僚

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

謂其才行

不逾中人也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正曰世

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

承志謂承君父之志竭歡謂左右就養承顏順色以盡親

之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謀藏於胷懷權畧應時而發

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

虞翻焉於

光知正慎宜

慎宜者謹言語擇其

所宜言乃言也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

未定智意爲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

彊其兩翻儲君

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

講試以求爵位邪

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

射策即探策也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探吐南翻

當務其急者正深謂

光言爲然正儉之孫也

儉爲益州刺史漢靈帝中平五年爲盜賊所殺

吳

人鑄當千大錢

杜佑曰孫權赤烏元年鑄一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一當

夏

四月庚子南鄉恭侯韓暨卒

庚戌大赦

六月司

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

達譜卑國

之後或云鮮卑之後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鴈門卑登

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

斬二十餘里

考異曰晉書宣紀云南

諸將欲擊之懿

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儀昌志翻行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趣七喻翻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

首山在襄平西南

淵復使衍等逆戰

復扶翻下同

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

至城下

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

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

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

犯令斬之

晉職官志魏制諸公加兵者置都督令史一人

軍中乃定賊恃水

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

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

孟達

事見七十一  
卷太和二年

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

曰孟達

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

月

淹留也言所留之糧不淹一月也

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

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

競也

競爭也懿之語珪猶有庾辭蓋其急攻

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今賊衆

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

爾如此也

功力不設雖當促之

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

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

抄楚文翻此故驅之

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

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

賊憑衆

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

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

賊憑衆

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

以驚之非計也

懿知淵可禽欲以全取之

朝廷聞而遇雨咸欲罷

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

雨霽懿

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鈞衝

精干也攻城之士以杆蔽其身櫓樓車登

之以望城中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

晝夜攻之矢石如雨

淵窘急

害巨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

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

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

肉袒牽羊迎之

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天子上公

漢太傅位上公懿時爲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爲上也

而建等

欲孤鮮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

爲斬之

爲于翻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

少詩照翻

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

送任謂送質子也

復扶又翻

子

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

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

降戶江翻

汝不肯面縛

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

之上

班志

遼東郡遼陽縣注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

西南流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於莞高句麗縣遼山

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于遼水

懿旣入城誅其公卿

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觀古  
玩翻

# 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

漢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

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也有以南荒地爲帶方郡倭韓諸國羈屬焉樂浪音洛琅菟同都胡淵

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

綸姓直名其淵皆

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

淵囚恭事見七十  
一卷太和二年

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

師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爲者及討公

師孫淵智計橫出鄙語有云暴逢敵手難藏行其是

之謂

初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

其變

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

市斬欲就獄殺之

晃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殺之以絕其類刑之於市則無

名故欲就獄殺之

廷尉禹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目歸陳

淵褐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

司馬牛宋司馬桓魋之弟也魋凶惡牛憂之曰祁奚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謂魋之積惡將死亡無日祁奚

明叔向之過

左傳晉人逐樂盈殺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爲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免之

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異信

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

退不彰其罪門著罔固使自引分

著直畧翻引著直畧翻引即引決

四方

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

妻子

飲於鶴翻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宅晁所居者

九月

吳改元赤烏

權以赤烏集於殿前改元

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爲

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

令徐氏母養之徐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

謂自吳而西徙

都武昌也徐氏留處吳而臨淮步夫人寵冠後庭

步夫人之族

冠古玩翻吳主欲立爲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

主依違者十餘年

依違不決也

會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

后印綬

綬音受

徐氏竟廢卒於吳

吳主使中書郎呂

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

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所

角翻下同

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

復扶又翻

皆畏之側目壹

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

訕山諫翻

吳主怒收嘉

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

其時與嘉同坐者坐徂卧翻

並言

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是姓儀名儀本姓氏  
孔融嘲儀以氏字爲遂改姓是民上無頭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爲于僞翻屏必郢翻  
屏息不敢舒氣也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荅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舍讀嘉亦得免  
日捨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詰去  
吉翻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玄與宏同  
乎萌翻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荅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近其  
靳翻玄曰潘太常常

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

謂欲奏舉其罪而非太常之職故其道無因也

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

漢制丞相御史舉奏百官有罪者

今日

遂解散雍事潘潛求朝詣建業

潘本留武昌朝直遙翻

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

至建業而知太子數言壹事

而不見

從潛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

以身當擅

罪殺之爲國除患

爲子爲翻下同

壹密聞知稱疾不行西陵督

步驚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潛志在竭誠寢食不寧念

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

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

監古衙翻殿丁

甸翻賢曰殿軍後也課居後也

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

也最凡要之先也課居先也

豈敢欺負所天乎也

君天

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

緝工王遂訴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

主者據軍吏也

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

棺古玩翻斂力驗翻

壹又表

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

藉草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

劉助覺其事而

之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

治直之翻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

斷丁亂翻

壹以囚見

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

道言也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

懷姓叙名譜無懷

氏之後面言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灋何至於此有司